

文學領獎，前進桂冠

文／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 攝影／趙慶華

台灣文學獎是台灣文學館的年度盛事，本館期盼善用國家資源給予文學創作者及其作品鼓勵與肯定，更秉持在文學文化的領域上推動創作及台灣文學出版，進而激勵、活化台灣文壇之生態。

年度辦理的台灣文學獎，是國立台灣文學館（以下簡稱台文館）的盛事，也是台灣文壇的重要活動與記錄，在2009年12月19日南方陽光依然燦爛的打在府城的街上，百年的建築物紅磚斜影，沿著文學光廊，順著前輩作家的足跡，一路走來，我們欣見也感恩，2009台灣文學獎得主及親朋好友，熱鬧參與此次盛會。

台灣文學獎行之有年，自2007年換裝，朝向塑造文學獎金典／經典的目標，在現有大小文學獎豐富的文壇中，以國家資源期盼能給與文學創作者，不只是鼓勵，更多的是要好作品能被肯定，從創作到出版，從參獎到揭曉，我們期待能將參與的榮譽感提昇，從而激發政府持續推動文學事業，並積極「發現」作家，推廣好作品。

在徵獎方式中每一獎項中僅設定一個得獎名額，門檻甚高，因此也將「入圍即是得獎」的概念突顯，因為在通過初審、複審到決審的過程中，很漫長，評審委員們的日以繼夜閱讀、百般思量後的決定，方才選出入圍者，這些經驗與過程，審查者所付上的閱讀與評選的心血，就是回應參賽者的支持，也對入圍者予以肯定。基於這些面向，台文館更加看重每位入圍者，熱情的邀請，並用心的打造入圍證書以及準備精美的禮物。

2009台灣文學獎順利產生得主，是主辦單位最欣喜的事，而能夠邀請得獎者及評審到台文館相聚，共同享受頒獎與分享的盛會，則是台文館甚感榮幸的。為了讓每位參與文學獎的作者及評審能夠賓至如歸，在些許寒冷的天氣裡，出動近三十位的工作同仁，從聯絡、接送到節目活動安排，為了吸引民眾參加，邀請了新銳歌手黃玠，以及在本土音樂潮流中創作甚早的陳明章，以吉他、胡琴聯合演奏，演唱流行與懷舊的創作歌曲，台文館希望代表珍貴創作的文學盛事所牽引出的光芒，不需萬丈，也要符合南方光之源地的意象與象徵。

典禮的開始，以建興國中合唱團演唱「月光光」及「撐船調」等客語及台語民謠拉開序幕，代表著台灣文



建興國中合唱團拉開序幕。

學獎獎項特色之一，對於母語創作的關心與重視，接著由行政院文建會副主委洪慶峰，台文館館長鄭邦鎮先後致詞，除了向評審委員及得獎者表達敬意與賀喜之外，也強調文建會與台文館舉辦台灣文學獎的用意及理念，鄭館長特別引用了他在《2009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得獎作品集》中的序言，以〈飼牛e飼牛，割草e割草〉為題，這同時也代表著台文館的角色，文學文化的領域上，每個環節應該緊緊相扣，善盡本份，大步成長。鄭館長指出，台灣文學獎的宗旨在推動創作，同時兼具推動台灣文學出版，激勵、活化台灣文壇之生態，這個獎資歷雖淺，但台文館會一步一步地用心踏實地做好，讓文學幼苗按步就班地成長，因為從容成長是最穩健可靠的。鄭館長同時表示，台文館十分敬重評審委員，也是在權威性且嚴格性的評審制度下，所選出來的入圍與得獎作品，得獎者才會感到尊榮及成就感，他強調，台文獎十分重視母語創作，去年以台語，今年以客語為獎項，2010年將以原住民族為徵獎範疇，希望吸引更多的作家參與創作，讓台灣文學獎成為大家最重視的一個文學獎項。

接下來，由文學前輩的錦連先生、司馬中原先生及郭楓先生分別致詞，平常難以聚首，不同風格的作家，在彼此皆是年逾半百的年紀裡，儘管有快速的高鐵，然體力有限，健康考量，聚會的意願總容易在舟車勞頓中打消，這一次的文學獎，很難得的邀請



作家前輩到場，左起司馬中原、郭楓、楊建、成大博物館館長顏鴻森、台灣文學館鄭邦鎮館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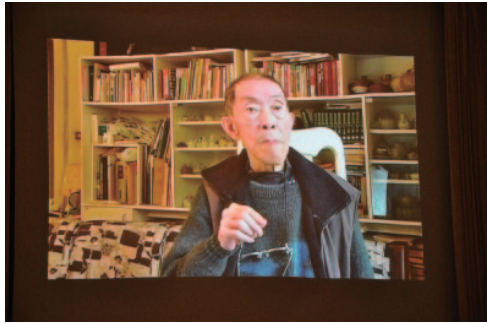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壇三位前輩作家致詞，左起：錦連、司馬中原、郭楓。

到三位前輩作家，他們除了受邀擔任頒獎者之外，也為台文館打氣，三位文壇前輩中屬錦連先生年紀最大，行動略有不便的他，總是以實際參與，給予作家與文學工作最大的支持。拄著拐杖一步一步走上舞台的他，清瘦的臉龐，西裝筆挺，直挺腰桿的站立在舞台中央，堅持不坐我們為他準備的椅子，他強調作家當作「寫真話的作家」，這是風骨，也是他及同輩的作家們，留給後代的資產，這一回錦連為了見幾十年未見的老友—今年新詩得主商禽先生，後來儘管知道商禽身體已無法負荷遠程路途，特別請他的女兒羅珊珊小姐代表，錦連仍依約前往，在那忍痛站立之苦的時刻裡，錦連從戰爭的受害者開始談起，敘述著他與商禽的交往，在語言不相通的時代，詩人用詩，用真誠彼此相待，「台灣很複雜，可是我們可以比手畫腳的談詩談創作」。詩人發自內心的想念之情，為得獎者商禽其人其事作最好的介紹。

司馬中原先生，好久未光臨台文館，他特地早到，與友人在附近吃了小吃及散步，帥性的他，健步向前，一手插著口袋，談笑風聲的說，「這實在是後浪推前浪，我是代表後浪來向前浪恭喜的」，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否陪榜，司馬中原趁此表達了他對台灣文學的看法與重視，並說起數十年前台灣文學是邊緣文化這樣的論述，他除了表示不同意之外，也向洪慶峰副主委當場建議，文建會要編列相關經費，安排田野調查與記錄的寫手，讓感動人的台灣文化，發光的人物故事，記錄下來，以此點亮文化的心燈。

頂著白髮的詩人郭楓先生，說起他對商禽詩風及其人的看法，他認為在充滿意識型態的社會氛圍裡，商禽的作品是超越意識形態的，在五六〇年代的詩歌，不太能書寫具有寫實風格的，詩要言志，在白色寒冷的季節中是很難的，所以大致上是寫些抒情的，但商禽卻是個真性情發表詩作的文學家，這樣的作家有人說他是個廣義的社會主義者，關懷弱勢有愛心，郭楓認為這也是他所認為非常貼切的事實。



新詩金典獎得主商禽。



新詩金典獎頒獎，右起錦連、羅珊珊，錦連特別拿出預先準備的名片，請羅小姐代為轉交給商禽先生。

每位得獎者台文館盡所能的為其拍攝記錄影片，除了拍攝期間劇本類得獎者吳明倫小姐，正在國外求學來不及拍攝外，每位得獎者，在百忙之中接受台文館委託的拍攝團隊，進行得獎作品的創作軌跡與作家之路的心得分享，已深居簡出的商禽，在受訪的過程中，讀詩再讀詩，在表達能力有限的現實條件下，詩就成了他對外聯絡的語言。女兒羅珊珊在致詞中，特別提到商禽向她敘述，關於《商禽詩全集》能獲得此次新詩金典獎的感謝，文學果然是超越族群及政治意識形態等而存在的，他為自己作為一介外省老作家，能得到此獎感到萬分榮幸。商禽令人動容的詩句，在影像的流動中，讓觀者深刻領受詩人與詩的意境。

以下摘錄其他得獎者的得獎感言：

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，駱以軍，《西夏旅館》

我常想辯解：

一個小說創作者在專注、沈醉／建築或探勘人心最黑暗、瘋狂

恐怖之境時／其實他熱愛著這個人世／那是一段溫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

我承接著這個島國，許多尊敬前輩／以肉身實踐的書寫資產

他們比其它華文小說世界／更豐饒、複雜，更幽微難以言喻的

時間皺摺、人情教養和歷史荒謬暗影／像一條一條神秘的河流。

我置身其中，既欣羨又知畏，又感恩／謝謝你們贈予我這個意義重大的獎，

那使我有更多的勇氣可以繼續走下去。（全文刊登於《2009台灣文學頒獎典禮手冊》）

創作類劇本金典獎，吳明倫，《Trance》

今年的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是一個非常具有衝擊性的日子，大早醒來，就收到弟弟從台灣傳來父親住院的消息。在英國雖然有姊姊相伴，但兩人對此也只能束手無策乾著急。才過了不到一個小時，台灣文學館通知得獎的電子郵件默默的出現在我的信箱裡。毫無準備的狀態之下接收連番刺激，猝不及防，身體的直接反應就是「我頭好痛」。也不是那麼病弱的體質，純粹是心理對生理的影響被直率坦白

的表現出來，其實某種程度上還滿類似〈Trance〉劇中的小花。隔了一晚，聽聞父親的病況已經穩定，我也才開始能好好整理思緒，對這次得獎靜下心來沈澱沈澱。〈Trance〉從開工到完稿的時間很短，大概也可以算是在中了寫作邪的狀態（「寫作的trance」）之下完成的。但是它更像是我在各種機緣之下、斷斷續續又有點漫不經心的與劇場交往至今十一年的小結。…因此，藉著這個發表感言的機會，我要告訴我的家人與諸位師長及摯友，沒有你們，就不會有〈Trance〉，各位親愛的，你們都知道你們是誰，我就不一點名了。我也要感謝評審們的青睞，讓我能夠相信自己的可能，這個肯定對我而言，無價。我會繼續努力成為一個我理想中的作家。（全文刊登於《2009台灣文學獎創作得獎作品集》）

客語新詩金典獎，劉慧真，《歷史講義》

客諺云：有時星光有時月光。逡巡在無數未及踐行的理想與幸福追求之上，時而昂揚讚嘆、時而低迴惋惜，凝視著一個個值得傳世、卻被無理剝奪於臺灣人集體記憶之外的精神典範，作為歷史講師的我，體悟了時代的霜雪。如是，我不欲寫紀念碑文，寧可狂草行動宣言。我的作品總題為「歷史講義」，正確指涉不是歷史的「講義」，而是歷史「講」義。關鍵字「講」，是動詞，是呈現、彰顯、追求、建構、突圍……。是被反覆翻掘搜刮而今腐殖更甚往常的母土，透過我的筆尖，主動地召喚了義，召喚了詩。準此，得獎的不是肉身的、中介者的我，而是無數赤手握住荊棘的靈魂。這「十」首詩，只是象徵性的數字，我還要繼續寫下去。…祈願這不是一時的煙火秀，而是能夠持續發出光與熱，光照世代的薪火。以飽滿的愛與疼惜，我將榮耀獻給我的國家，台灣。（全文刊登於《2009台灣文學獎創作得獎作品集》）



長篇小說金典獎頒獎，右起洪慶峰、駱以軍。



劇本金典獎頒獎，右起楊建、吳明倫。



客語新詩金典獎頒獎，右起鄭邦鎮、劉慧真。



與會貴賓一起為文壇盛事留下珍貴畫面。

在各類的評審總評中，分別由小說類，季季、蘇偉貞；新詩由江文渝；劇本類由楊美英；母語創作客語新詩由利玉芳，分別致詞總評，評審的過程激烈，有些委員因此建議應該要再增列獎項，而楊美英更是幽了主辦單位一默，為了配合一些臨時的變化與行程，原訂的節目流程也一再更動，劇本類的頒獎成了壓軸，她說或許只有自己感到奇怪，應該是在劇場久了，習慣一切要按照腳本來，最後她說，相信今天每位入圍及得獎的劇本，未來不會受到脫稿演出的待遇才是。

頒獎典禮的結束，也表示著接下來，台文館將如何向全國以至世界介紹得獎作品的重責大任，在整個的設計過程，台灣文學館向每位得獎者預約了得獎後的活動安排書店、圖書館等閱讀空間，透過得獎者的座談，或者讀劇，甚至有可能，我們更希望能有實際展演，以這些方式與讀者民眾面對面，主要的用意，除了希望得獎作品能被更廣泛的宣傳，出版社以及書店，能更積極的重視得獎作品的重要性，對於近年來不甚景氣的出版業來說，台灣文學館這樣的預設及理想，或許與現實有很大的距離，然我們相信，只要持續向前一步，無論是大步或碎步，只要能夠向前，就可以與目標更接近一些，如此，便以足夠。台灣文學獎，台灣的，世界的，我們會這樣，一直前進。✕